補紅樓夢/第二十一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十回　沁芳橋臨流生畫稿　櫳翠庵靜坐鬥棋機

補紅樓夢
第二十一回　秋芳補畫大觀園圖　賈環承襲榮國世職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二十二回　錦香院薛文起得妾　鹽運司賈探春留親

話說傅秋芳自那日在櫳翠庵把「大觀園圖」帶回之後，暇日便以此消遣。秋水時刻在旁邊伺候，也把蜂腰橋、沁芳橋兩處景況畫了出來與秋芳看。秋芳道：「畫卻也還畫得出去，只是章法間架還不好。」因一一的指點了他，教他改換過來。

一日，「大觀園圖」已經補畫成功，便教秋水拿著，先來怡紅院中給寶釵看。寶釵看了道：「你怎麼還沒落款麼？」秋芳笑道：「這是四姑娘畫的，我不過代為完工，還請四姑娘落款去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也罷了，我就和你到他那裡去。」

說著，二人出了怡紅院，又到櫳翠庵來。敲門進去，惜春起身讓坐，秋芳便把「大觀園圖」呈上，請惜春書款。惜春道：

「便落你的款罷了。」秋芳道：「我所補完的不過十分之三，怎敢僭越，自然還請姑娘落款。落了款就送到太太屋裡，請太太張掛了玩罷。」於是，惜春便拿起筆來，寫了款，用了圖章，說道：「這原是老太太教畫的，這會子老太太已經不在了，就送給太太那裡掛也罷了。」說著，便教紫鵑取過棋枰來，道：

「今兒還早呢，我們且來下一盤再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四妹妹一無所好，惟有此道尚有些結習未除。」惜春也笑道：「聖人還說『不有博奕者乎，為之猶賢乎已』呢。」於是，惜春與秋芳又下了一盤棋，方才告辭出去。

寶釵與秋芳出了櫳翠庵，順道來至稻香村。寶釵道：「且把這圖兒給大嫂子看看，我教他同了我們到太太那裡去。」秋芳笑著點頭兒。二人走進裡面，紅梅打起簾子道：「寶二奶奶來了。」李紈見了，起身讓坐。寶釵道：「四姑娘畫的大觀園的圖兒，畫了四五年都沒見成功，今兒你媳婦來了，一畫就畫完了。你看看，怎麼樣？」李紈笑道：「四五年的功夫，那是『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』的了，成功有什麼難處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看也沒看，就這麼瞎說麼。」李紈便打開看了一看道：

「我也不知道他畫了四五年，都畫的是些什麼？他這補畫的，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裡補起的？」寶釵道：「四姑娘原本畫的不過六分，他這補的倒有四分。這會子四姑娘也不要這畫了，他也不好要的。我們如今送給太太去，你也同著走一趟，到底是你媳婦的才能，也是你的光輝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教我陪著你去的，既這麼樣，說不得了便和你走一趟去罷了。」

於是，三人一同出了大觀園，轉到王夫人上房來，只見平兒在那裡和王夫人說話呢。寶釵便把畫送上，給王夫人看。王夫人道：「這畫四姑姑畫了有四五年了，可憐還是老太太教畫的呢。這會子，老太太都已不在了兩年多了。怎麼今兒又想起來畫成了功的呢？」李紈道：「四姑娘久已不畫畫兒了。昨兒因說起我們媳婦會畫來，四姑娘便找尋出來給他補成了功的，還教四姑娘落了款，送來給太太這裡掛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四姑娘畫了四五年都沒成功，他一接手就畫起來了，想來他的畫比四姑娘強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小蘭大奶奶他的丫頭，這個秋水都會畫的。」王夫人聽見，便叫他到面前，細細的看了一看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識字麼？」秋水回道：「也認得些字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有這麼個聰明能乾的丫頭，那姑娘自然也就不用說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的拙笨是不必說了，就是大嫂子和二嬸子這兩個知書達理的聰明人兒，也都沒有這個手段呢。」說著，人回擺飯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不必又回園子裡去了，就在這裡一起吃了罷。」於是，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秋芳都在王夫人這裡吃了飯，方才各自回去。

光陰迅速，又早秋盡冬初。十月中旬，馬氏又生了一子，取名鬆哥。十月底老太太服滿，賈政起復，吏部帶領引見，聖眷頗隆，因念係元妃之父，加恩補授太僕寺少卿，

因詢問賈環係歸班進士，並加恩將榮國世職著賈環承襲。賈政謝恩回家，大家歡喜。各公侯伯、六部、太僕寺、翰林院各官員，及眾親友等俱來慶賀。榮國府叫了一班戲，擺了兩天酒筵。頭一天請的是慶國公、錦鄉侯、壽山伯、臨安伯、臨昌伯及刑部、工部、太僕寺、翰林院各官員，又有兵部尚書周瓊、兵部侍郎甄應嘉、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。第二日是甄寶玉、陳也俊之子、四姐姑爺衛若蘭之子、馮紫英、梅姑爺、周姑爺、薛蟠、薛蝌、李嬸娘之子及族中賈（王扁）、賈瓊、賈薔、賈芸、賈芹、賈菌、賈藍、賈芷等人。這日唱的是《滿牀笏》，因無甚外客，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俱在座中。

賈赦在席上向賈政道：「二老爺，可記得那年中秋，環老三做的詩你說他的不好。我那會子就說，他的詩不失咱們侯門的氣概，以後就這麼做去，這世襲的前程，就跑不了你襲的了。

今兒可不是他承襲了嗎？」賈政笑道：「他的學問到底總駁雜不純，故此雖然中了進士歸了班，也就難以中用了。今兒得了世襲，也是想不到的事。倒是那年中秋大老爺的話，做了他的佳讖了，終久還是托賴大老爺的洪福。環兒，聽見了沒有，這不快給大爺磕頭叩謝去嗎。」賈環下了席，便到賈赦面前來，才跪下去，賈赦一把拉住道：「好孩子，不用這麼著，我說我的賞鑒可是不錯呢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這日，裡邊也沒有什麼外客，來的是傅秋芳之母、薛姨媽、邢岫煙、李嬸娘、喜鸞、四姐、薛寶琴、史湘雲、李紋、李綺、劉姥姥、、巧姐、賈瓊之母、賈（王扁）之母、賈藍之母婁氏、賈芸之母五奶奶、青兒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等人。另有一班小戲兒，先唱了四出《衣珠記》。平兒便悄向寶釵問道：「這戲是誰點的？」寶釵笑著，悄悄兒的道：「傅太太點的，他原也不知道這底下還有對景的呢。你不用說話，只聽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場上早換了《玉簪記》的《琴挑》、《偷詞》，又是《占花魁》一折。平兒笑向寶釵道：「這點戲的，是有意呢，無意呢？怎麼這麼促狹的法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先就說了，他原也不知道，竟不防有這麼巧呢。可見戲不是亂點得的。」說著，場上早又換了《八義記》的《觀燈》。只見李綺走過這邊來，和寶釵說道：「我瞧這出《觀燈》裡的周堅，偶然想起一件事來。你們襲人出去不是有兩年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今年正月裡還在我這裡來的，告訴我去年冬裡甄府寶二爺在他那裡借宿的話。我就說的那面貌雖然說是相同，到底細看總有訛別的地方兒的。這戲上的事，原也是信不得的。」李綺笑道：「這裡寶二哥，我頭裡在這裡的時候，可是天天見的。及自後來到了那裡，你們妹夫竟沒有什麼訛別的地方兒呢，只有左耳旁邊臉上有一點兒黑痣，就在這上頭不同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不是，細看總有不同呢。你沒聽見說，『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』。這

都是造物的巧妙，從古及今萬世不可及的奇才。若要是有了印板文字，那還成個造物了麼？」李綺笑著點頭兒道：「到底是寶姐姐的見解高遠，我們都不能及的。」說著戲完，少頃點上燈燭，擺了六席酒筵。唱的是《掃花》、《三醉》、《雲陽》、《仙圓》，戲完散席。門外車馬紛拿，裡外的客俱回去了。

只有劉姥姥、巧姐沒去，巧姐便又留下了青兒，都在平兒屋裡住了。劉姥姥向平兒道：「姑奶奶，如今老爺升了官，巧姑娘的姑爺也中了進士做了官，府上的氣運大轉了。姑奶奶的哥兒，不過再遲十來年，也發了科甲，就好了。這都是姑奶奶的福氣大。姑奶奶，你別怪我說，可憐頭裡鳳姑奶奶要了一輩子的強，總不及這會子姑奶奶你的福分呢。這都是姑奶奶你素日為人的好處罷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都是托姥姥的福罷了。我們巧姑娘，雖說各人的福命，到底是姥姥的媒，還是總托賴姥姥的福氣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們青兒，也虧姑奶奶的抬愛，要不然只好配個屯裡的小子罷了。這會子，在城裡見了多少世面，姑爺年紀還輕，將來是總要發達的，都還是沾姑奶奶的福氣呢。

青兒呢，你可知道要孝順姑奶奶的。」青兒正在和巧姐說笑，聽見了便走過來，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個傻子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我這會子是叫二嬸娘，不叫姑媽了。」巧姐道：「乾媽，你放心罷。我們如今是姑嫂了，他常時到我姨娘這裡來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今兒看見他妯娌裡頭，不知可是小芸大奶奶不是？倒好像這裡小紅姑娘的模樣兒似的麼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姥姥的眼力還很好呢，可不是小紅是誰呢？」因又告訴了他的原故。

劉姥姥道：「我這眼睛、耳朵，托姑奶奶的福，都還可以，就是牙齒不中用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姥姥，你今年是七十幾了？」

劉姥姥道：「我今年七十九了，再過兩個月就是八十歲了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明年來給姥姥拜壽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那裡還敢驚動姑奶奶呢。我那裡又沒什麼錢，又不成個地方兒，要是事體寬裕，有幾間好房子，我早就要來請姑奶奶的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我那年到你那裡去過的，這有何妨呢？明兒我們姑娘，少不得也是要給你磕頭去的。我們一起兒都是要來的，你也不必費什麼事，就是家常弄個一兩樣菜，我們大家來吃個壽麵就是了。

「劉姥姥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是怕褻瀆了姑奶奶呢。」說著，賈璉進來，劉姥姥、青兒便和巧姐往那邊屋裡去了。於是，大家歸寢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鮑二自從他老婆自縊之後，便娶了多混蟲的老婆多姑娘為妻。後來因與周瑞的乾兒子何三打架，被賈珍、賈璉打了，攆出在外，懷恨在心，便與何三勾通一起伙盜，偷去賈母上房金銀不下三五千兩。何三被包勇打死，鮑二復與伙盜用悶香、軟梯盜去妙玉，闖出城去，懼人踩緝，便下海去了。妙玉不從，為眾盜所殺。這一起群盜，復又遇著官兵，被殺死了十餘個，只剩下鮑二三四個人，在沿海的地方潛住。鮑二懼人踩緝，便不敢回家。他老婆多姑娘一人在家，也知道這事。他卻虧了生的人物兒俊俏，輕浪風流，常時有人在他屋裡走動，便巴不得鮑二永不回來才好。那傻大舅與王仁素常在榮府見過，都知道的，便常到他屋裡來喝酒，多姑娘又會唱幾個曲兒。傻大舅與王仁仗著是榮府內親，－－外人那裡知道他近年都不能進門去了－－只說他的勢派大，不敢怎麼樣他，以致二人便在那裡公然輪流住宿。

這一天，王仁在那裡歇，因和多姑娘說道：「鮑老二是未必回來了，你一個少年女人在家又沒親族，我們雖然常來到底不是常法，須要打量個長遠道理出來才好。」多姑娘道：「要好，須是我便嫁了你們那個去，只是你們都有妻小，也未必能娶我呢。」王仁道：「我前兒聽見錦香院雲兒那裡，去了兩個媳婦，現在要找人呢。我想你要是到那裡去了，那些媳婦兒沒那一個比的你上呢，誰有你這個人物兒風流，任是什麼子弟近了你的身，他就酥麻了，勾住了人家的魂，還怕他不花麼？你去到那裡，要不成了錦香院的花魁也就算不得。而且，我們一樣還得常來。你便多聚攢下幾個錢兒來，過幾年工夫再揀個合式的人嫁了他去，倒是個好主意呢。」多姑娘道：「我不成自己賣給他去麼？」王仁道：「誰說賣呢，你給他做伙計去，有了生意你和他對分，譬如五兩銀子一夜，你得二兩五錢，他得二兩五錢就是了。一年的工夫就可以分得五六百兩銀子呢。男人家在人家做伙計的，任什麼行業都沒這個好手段能尋這些錢兒。你是這個手段兒好了去的原故，不要把這好手段兒埋沒了，那就可惜了呢。」多姑娘笑道：「我要去，也沒這個門路呢？

「王仁笑道：「你果然要去，我明兒就和錦香院雲兒說去，說妥了你得了好處，可要謝我呢。」多姑娘笑道：「你要我怎麼謝呢？」王仁道：「隨你怎麼謝罷了。」多姑娘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這會子就去罷。等我明兒到了那裡，你來了再留你住，就算謝你了，好不好？」王仁道：「只是這會子你教我那裡去呢？你一個人睡麼，怪冷清的，

怎麼樣呢？」多姑娘笑道：「你別管，我不怕。」王仁道：「罷了，我去了。」說著，便站起身來，開門出去。多姑娘見了，又一把把他拉回來，把門關上了，笑道：「罷了，今兒也遲了，可要說過的，我今兒不能謝你，要你謝我呢。」王仁笑道：「我特意的是要瞧你這個浪樣兒呢，我們早些睡罷，我跪在你面前就是了，好不好？」多姑娘笑著脫衣，二人就寢。

次日，王仁會見傻大舅，便把這話對他說了。兩個又計議了一番，便同到錦香院來，會了雲兒，說明了是做對分的伙計。

次日便叫了輛車，把多姑娘送在錦香院來，家中所剩下的些傢伙，便交與王仁、傻大舅兩個收著。房屋本是租的，也就交還原主。王仁、傻大舅便把傢伙兩人分著賣了，又還要了雲兒二十兩銀子，也是兩人分用了。

多姑娘到了錦香院裡，果然是車馬填門，雲兒甚是歡喜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王仁、傻大舅也去過幾回，總逢有客不得空閒，所有幾十兩銀子又已用完了。兩人商議著便來瞧薛蟠。薛蟠會著，說道：「我們好些時沒會了，你們這一向都到那裡去來？

「二人道：「我們成日家一點事兒也沒有，總是閒逛也沒一定的地方兒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也是天天閒逛呢，怎麼就沒碰見你們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到錦香院去了沒有？他那裡新來了一個絕紗的媳婦兒呢。」薛蟠道：「我只知道他那裡去了兩個媳婦兒，這是幾時添的？我可不知道。」王仁道：「這新來的有兩個月了，叫多姑娘兒，十分很俊，就是年紀大些，今年有二十六七歲了，現在是車馬填門。」薛蟠道：「我倒不知道，明兒可要瞧瞧去呢。」傻大舅道：「何必明兒呢，就是這會子去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也好，咱們就一同去。」

說著，三人出了門，到了錦香院，雲兒出來迎著。薛蟠道：

「你們新來了個什麼多姑娘兒，我竟不知道麼。」雲兒笑道：

「你不到我這兒來，怎麼得知道呢？我叫他出來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多姑娘早出來了，換了一身豔麗衣服，越發顯出風流俊俏來了。雲兒道：「這是薛大爺。」多姑娘便走過

來請安。薛蟠便一把拉了他的手，細看他兩道彎眉，一雙星眼，生成媚態十分，一見勾人魂魄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，你今年二十幾歲了？」多姑娘笑道：「二十七歲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會些什麼唱呢？」多姑娘笑道：「會的都是些小調兒，大曲兒還沒學會呢。」薛蟠道：「大曲兒我不愛聽，單喜的是小調兒。

「雲兒便取了琵琶過來彈著，多姑娘便唱了。不知他唱了個什麼？且聽下回，便知分曉。